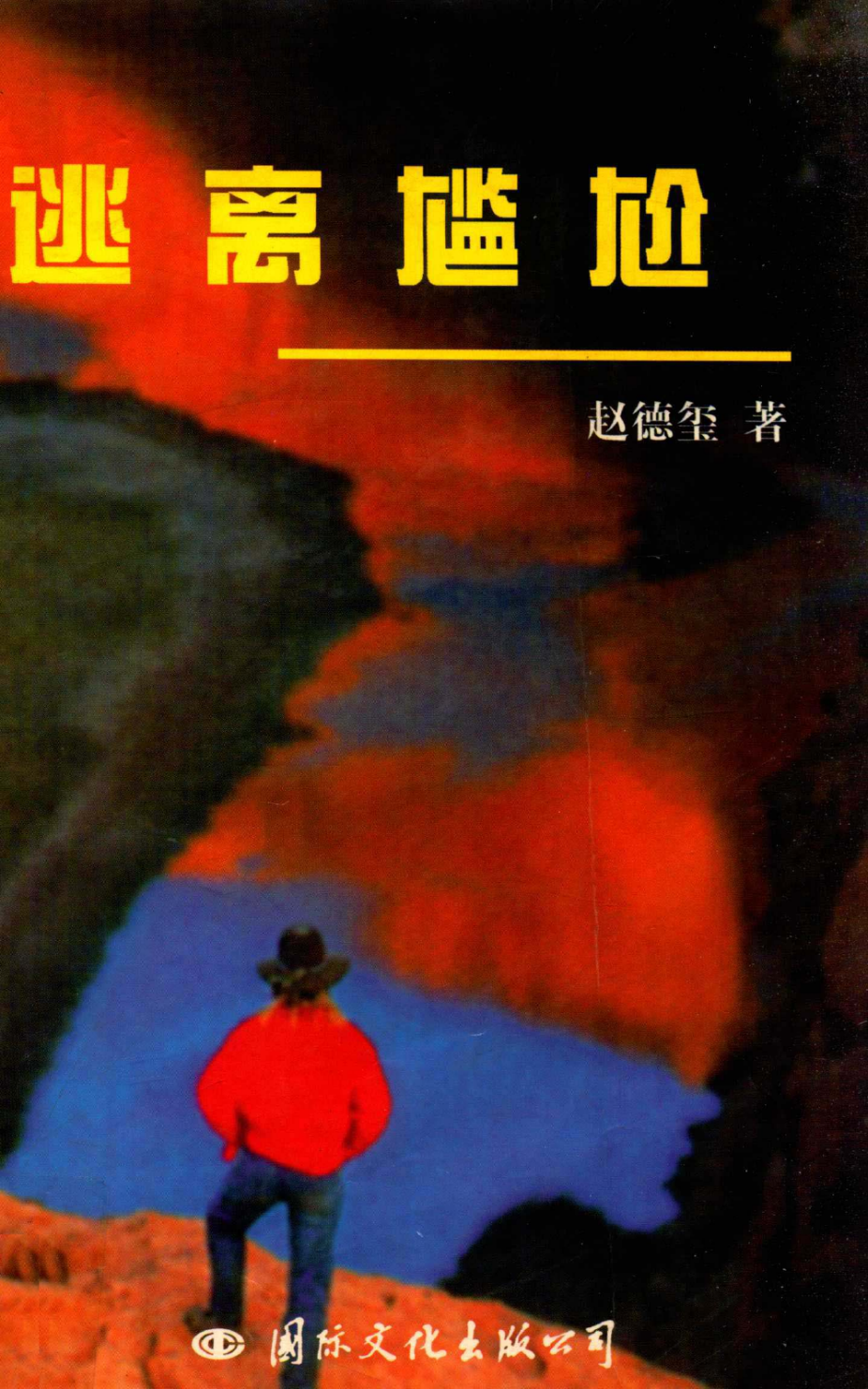


逃离尴尬

赵德玺 著

A person wearing a red jacket and a dark hat stands on a rocky ledge, looking out over a vast, surreal landscape. The landscape is characterized by large, flowing shapes in shades of red, orange, and blue, resembling a giant's foot or a massive, colorful river. The person is seen from behind, looking out over the vast expanse.

©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逃离尴尬

赵德玺 著

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逃离尴尬/赵德玺 著·(飞鸟文丛/汪兆骞主编)

北京: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1998.11

ISBN 7-80105-542-X I·逃…

Ⅱ.赵… Ⅲ.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Ⅳ.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1066 号

◎逃离尴尬

主 编:汪兆骞

著 者:赵德玺

策划编辑:夏子华

责任编辑:李正堂

封面设计:刘鹏飞

版式设计:傅 实

责任校对:巢未归 冷会冰

出版发行: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地 址: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 邮编:100009

电话:64010835 65769343

经 销:新华书店发行所

排 版:北京伯乐文学研究所电子图像制作部

印 刷:北京南方印刷厂

字 数:187 千字

印 张:7.8

印 数:0001-3000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版 次:1998 年 11 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80105-542-X/C·701

定 价:18.00 元

自序

一位从政的朋友问我，时下有没有好看的小说。我说当然有。他请我给推荐，我稍作犹豫，还是郑重其事地告诉他，有本小书叫《逃离尴尬》，值得一读。于是他就问作者是谁，是不是名家大家。于是我答：你是看小说还是看作者，看作者你最好买一册“古今中外名人大辞典”来。

接着我还对他说，时下名家鱼目混杂，大家呢，似乎属于过去，而过去的大家于今又似乎很难写出名副其实的东西。而那些不属于名家，亦不属于大家，却又埋头于生活底层默默耕耘的作家，他们的作品不浮不滑，不矫情做作，不显水分，不摆花架子；他们作品不多，却就像漂亮而又健壮的女人生娃娃，生一个是一个。

我的朋友听着就笑了，说我记得你是个谦虚人，啥时变成卖瓜的王婆了。我说承蒙夸奖，王婆不敢当，我只是我那些娃娃的妈。咋怀上、咋落生，其中的甘苦只有自己知道，所以再蠢的娃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，哪个当妈的会说自己的娃娃不是人，你说？

还是要声明一下，咱这个当妈的可不“漂亮”，但是孕育娃娃从不偷懒，从不马虎。学着“当妈”20年，时时刻刻竭尽全额养分，为的就是把“娃”生得好看些。这里的好看包括：一是

耐看，受端详，越看越想看，不看不行；二是耐品，你尽可以评头论足，品来品去还是觉得够味儿，够档次；三是耐称，无论高矮胖瘦，都是真材实料，即使五官不够端正，但决无虚膘腐肉。

瞧，说来说去，又成卖瓜的王婆了。

看来，王婆还是好做的。难做的还是妈妈。王婆只须动动嘴巴，妈妈则要奉献出全身的营养。而且，随着社会的进化，妈妈是愈来愈难做了。妈妈们使出浑身的解数，努力使自己的娃娃新潮起来，结果大多弄巧成拙，“四不象”多起来，“混血儿”多起来，“娃娃们”在少年老成，在滑稽可笑，在疯疯癫癫，在猴子钻圈，在无病呻吟，在装傻卖乖，在自我陶醉……咱受不住诱惑，也想去赶那时髦，曾经发烧了一阵子，结果又冷下来了。因为咱想透了，一切都会过去，只有生活永新。还是坚守自己的家园为妙。人间烟火，是文学的永恒主题。文学的生命力，靠的是人间烟火的滋养。文学味儿就是人间烟火味儿。而烟火味儿就离不开五谷杂粮味儿。咱承认，咱的娃娃是“五谷杂粮娃娃”，因而少了点俊雅多了些鄙俗，常常要拉稀屎放臭屁，既会咧着大嘴笑又会咧开大嘴哭，既会盘起两腿坐又会叉开两腿跳，既会蹲着玩又会把腓撅起来玩，既会惹你生气又会逗你快乐……

做小说是智慧者的事业。咱非智者，却硬要忝列其中，这显然是和自己过不去。因此就老是自己把自己赶进死胡同，逼自己跳墙，挖洞，以求得一条生路。当然也有被“逮”住的时候，那就只好束手就擒。

唉，谁叫咱笨呢！

作 者

1998年9月23日

目 录

自序.....	1
父亲病了.....	1
重返荒屯	42
弑	94
凋谢.....	133
逃离尴尬.....	149
火并.....	209
后记.....	248

父亲病了

我用手机拨通病房的电话，报告父亲我已顺利抵达金屯，我说爸，没想到这里会是你的发迹之地，更没想到这里还会产生爱情。

父亲喘息着，吭吭哧哧地说，我正在排便，你妈在我身边……

我说爸，真是奇迹，你说的那间屋、那个厕所都还健在。父亲惊喜过望，连说是吗是吗，哦，那屋里还有没有一张床，一张木床，椿木的？

我说有哇爸，是一张椿木床呀……

父亲说牛牛哇……父亲叫了我的乳名。父亲一高兴就叫我乳名。父亲说，牛牛，你看看那床腿，有一行字，还在不在？那床是靠后墙东西放，对啵？东头外侧床腿……看见了吗？

我说对呀，我看见那行字了，是钢笔写的，我念给你听：因革命需要，金尚文在此床做梦无数，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日。

父亲说对对，是这么写的……父亲哽咽起来。随之就听见我妈说，医生不让你激动，你又激动。我妈夺过话筒，冲我喊：牛牛，想要你爸爸老命啊，快给我挂了！

我嘿嘿直笑，我想给金屯赐名的那位先人真乃幽默大师也。金屯没金，只有黄土。我数了数，金屯共有 73 户人家，70 户都是土墙泥顶。金屯的周围还错错落落摆了八九个土黄色的庄子，

构成了一个小小的“太阳系”，上级便把这个“太阳系”命名为“金屯村”。当然，三十年前应该叫金屯大队。那时候，我的父亲——金尚文同志在此搞过一年革命工作。三十年过去金尚文同志已官至县委书记。但无论在何种场合，我从未听他再提那个叫金屯的地方。直到三个月前，父亲突然中风偏瘫，他除了昏睡以外，清醒的时候，却反反复复地念叨金屯，言辞间伴随着长长的口水的是长长的叹息，流露出一不尽的悲哀和遗憾。后来，当我告诉父亲，我的一位商界朋友愿意拿出三十万元资助一个贫困村，并委托我全权处理的时候，父亲突然兴奋起来，两眼明亮如炬，脱口而出：

好牛牛，三十万，给金屯，一定要给金屯。

说那话时，父亲居然没流口水，也没结结巴巴。从此后父亲再不流口水再不结巴。父亲说，金屯最致命的问题是缺水，不通电，你的三十万可是功德无量啊！父亲说金牛——父亲叫了我的学名，我知道父亲要说严肃的事情了。果然，父亲说，金牛，你爸欠有金屯一笔债，爸早就想还那个债，一直没能如愿；现在爸病成这个样子，再也没有机会喽！父债子还，只有这样了。父亲紧紧地盯着我，仿佛怕一丢眼我就跑了似的。

我说老爸你弄错了，三十万不是我的，而是别人的，怎么能替你还债呢。

父亲说他不是委托你了吗，难道你不给老爸这个机会？

我说当然可以考虑，不过我得去考察，我得对得住朋友，我不能把三十万丢给一群败家子。

父亲面露喜色，说很好很好，你去你去。父亲给我开列一个长长的名单，他们是：笨篱、砚凹、疙瘩、屁篓……父亲说你找他们，代我问他们好。

我说，爸，我可以找他们，但不想暴露身份。父亲说你自

便。父亲最后说，你去了留心看看那间屋，那个公厕还在不在，打电话给我汇报一下。

我哧一声笑了，爸，有必要么？

父亲说，不要笑，你不理解爸的心情。然后又对我说，你去我办公室，办公桌中间那个抽屉里，有一把铜钥匙，带上还给人家……

现在来了一拨子人，都是二十多岁的精壮小伙，但一个个蓬头垢面，手都抄进袖管里，嘴叼自制的喇叭筒，比赛着喷云吐雾，比赛着呲牙对我笑。屋里没有座，他们就挨着墙根，齐齐地蹲下。我把香烟散给他们。他们接过，一齐举眼前观察牌子，又一齐将烟夹在耳轮缝里。他们不怕生人。他们问我住这屋怕不怕。我说有什么好怕的。他们就对视着神秘地笑，笑着又一齐仰脸看屋梁。他们说这屋闹过鬼。我说我不怕鬼。他们说那你肯定是个色鬼，色鬼见色鬼，抱住不下来。笑声冲天而起，仿佛要把草顶掀起。好不容易平静下来，他们说坐家不坐家里，跑俺金屯干么子。我纠正说是作家，不是坐家。他们又轰然大笑，问作家是干鸡巴啥的，是不是编“黄天霸”的？编那玩艺儿的可都是骚鸡巴货。由此他们问我，城里女人时兴大奶子，用针管往里边打气，当真？

我回答：没听说。

他们撇嘴，还跟俺保密哩，真奸。却是又有人问，从美帝国主义那里过来一种“挨死病”，城里正闹得凶，当官的都烂鸡巴，可当真？又问城里乌龟车多吧，鸽子笼盖得高吧，男女大街上搂着就亲嘴摸屁股是吧……末了就哀哀地叹息，啥时候能去叫眼解解馋死了都不后悔了。

我说你们难道都没去过县城。他们说笨篱去过，砚凹去过……反正金屯去过的没几个，一百多里路，得花好些钱呢。

我终于原谅他们刚才的无礼了。在他们的意识里，城市是一个神秘而又不可思议的世界。城市令他们神往。他们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城里让眼解解馋。可惜他们又不想努力去实现。

我问他们农闲干什么。他们你看我我看你都不说话，过了好久，突然有人冒出一句：

闲了日×。

一阵轰然大笑，把我弄得好尴尬，只好也跟着笑，我说总不能光弄那。那个家伙说，光弄还不要死人，总得歇歇啦，歇过来身子接着弄……又一阵开心地大笑。

我同样对他们感到不可思议，他们为什么不振作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？他们为何不走出去？

他们说俺干吗要出去呢，他们给我念了几句顺口溜：吃粮靠自己，花钱有篱笆，日×有老婆，年轻当爹，老了当爷。几多省心啊，谁浪急了要出去，腰里没铜，不敢胡行，弄不好得卖屁股哩！

这就是我爸用革命教育过的那一代繁殖出来的后代。假如现在在我爸再来抓革命教育，他将如何将这一群组织起来？

难以想象。

那拨人走了，又来了一拨。这是几个老汉，都是刚剃过不久的秃头，青幽幽地闪着光。他们都叼着旱烟袋，吱啦啦狠命地抽，把那些烟锅子抽得一红一红地冒火，然后一个个把嘴撅老长老长，运足了劲，呸一口，射出一口黑痰。他们脸是黄的，像烤焦的烟叶；牙是黑的，像排列整齐的黑豆；他们的眼睛是混浊的，像摸过鱼的泥坑。

我不知道他们能跟我聊点什么，好奇地盯着他们。他们用那混浊的眼睛商量着，终于取得一致，都将脑壳点了一下，如释重负般长长叹息一声，接着一个大鼻子老汉发话了：

你，县上来的？

我对他庄严地点一下头。

他说，跟你打听一个人。

我说请说名字。

他说，那个人叫金尚文，你认识不？

我说认识，他是当今的县委书记，还能不认识。

几个老汉都立马振作起来，坐直了腰身，互相会心地传递着微笑。

我故意问，怎么，你们认识他？

他们说，金尚文在这儿住过队，差一点做了俺金屯的女婿，唉，金屯要有他这个女婿就烧高香了！只怪玉兰没福份，也怪金屯没那个地脉。他们说着，眼睛往屋顶乱瞅，有几分神秘，又有几分不安。

我告诉他们，金尚文差一点就死了，现在即使能活下去，那个官儿也做不了了。

他们一片吃惊，都把烟袋拔出嘴角，嘴里一片啧啧之声，他啊……啥病，他们的神情显得沮丧和绝望起来。他们无不惋惜地嘀咕：

县上干部也不来住队了……听说县干们是清早睡瞌，前晌开会，晌午喝酒，后晌搓麻，晚上跳舞，黑夜抱妞。可真真？

我说那是传言，宁可信其无，不可信其有。

你是说没有？他们疑疑惑惑，那，他们一年到头都忙啥？咋不下来看看？毛主席咋说，要密切联系群众嘛！他们是咋联系的？真得让毛主席活转来再治治他们。那金尚文他能把金屯忘了？忘了金屯，那是他金尚文没良心！

老汉们激愤起来，将烟锅磕得梆梆响。

我爸将电话打进我的手机。我爸问我现在干什么。我说躺在你做梦无数的木床上，看黑黝黝的屋檐想那个差点成了我妈的女孩。我爸说金牛同志，我跟你谈的都是很严肃的事情，懂吗？我说老爸，你不是想跟我聊天吗，你现在需要轻轻松松养病……

我爸打断我的话，金牛，你在金屯都会见了什么人？

我说，一拨年轻人，一拨老头。

我爸轻咳了一声，他们问没问我？

我说，老头们当然问了，他们好像有求于你，似乎还挺信任你，不过，他们好像对你有意见，还骂了你。

我听见父亲浩叹一声，说，我要小便，就挂机了。本来我有意向他汇报一件也许会使他高兴的事情，没想他情绪不好，急着要撒尿了。

我就那么仰面躺着。金屯的夜万籁俱寂，听得见时间和空气流逝的声音。我想起那年去西安参观“半坡遗址”，脑海里显现的便是土墙泥顶的意象。我做梦也没想到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我会置身在六千年前“氏族公社”的茅屋下。我又想起了我那做县委书记的父亲，三十年来他居然会把这里给忘了，若不是生病，他怕是再也记不起来了。偏僻并非是理由，百多里路县委书记的“奥迪”一个小时足够了，一天可以打十多个来回。他怎么就没再去过一次呢？

我摸出那把锈迹斑斑的铜钥匙，把它放在手掌心，轻轻地摩挲着。它温顺而又倔强地躺着。它能说明什么呢？

当我把那个盖着县委宣传部大印的作家深入生活的介绍信，递给金屯的那个管事时，他眨巴着眼看了老半天，抬起头上下打量我：深入生活，啥叫深入生活？

我告诉他，就是在这里住几天。

他说，那你就住书记家，不过书记不在家。

我说不必打扰书记。他说村里有规定，上头来领导都住书记家。我说我不是领导，随便找个清静处吧。

他犹豫着，那就不好找了。

我说我已经找好了，公厕旁那两间旧瓦屋就行。

他立刻显出惊讶的神态，你想住那里？对你说，那屋三十年没开过了，还闹过鬼……那个铜锁上的两把铜钥匙都叫工作队给拿走了。没有钥匙你咋进去？

我说，只要你同意，我自有办法。

他说，那你赔住，又说，你咋吃饭？

我说，我随便，转到哪家能不匀一口给我。

他说，那你就随便，不过你可招乎点，嘴巴主贵些，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别问，不然书记回来你吃不了兜着走。

于是我就来到了这座瓦屋前，用那把长满绿锈的钥匙，投开了那把同样长满绿锈的老式铜锁。立时一股历史的气息裹胁了我，让我差点儿晕倒。也就在这时，那个管事的又来了，他带了一把扫帚，一只灰瓢。他说不帮你吧你是上头来的，帮你吧你是二球一个，我说你干吗非住这里不可，书记的楼厦干净明亮，喝水是“小自来水”，还有小电影看，几多好！你看看还得替你拾掇，还得给你安置被窝，你呀算是把毡都膈应弯了，还说是自来弯！

我注意到，他一边唠叨，一边往屋梁上看，仿佛上面躲有什么东西似的。

这是一明一暗两间屋。我进到里间，发现那张粗笨的大床上，居然放着一床被窝，不禁又惊又喜。我对外间喊：你不用拿被窝了，这儿有现成的。

他说鬼话，扔掉扫帚也进来了。

他眨巴着小眼，趴那被窝上看，又用手去抚摩，又仿佛下了

很大决心似地，牙一咬，猛一伸手，就抖开了那床棉被，天哪，那棉被里居然钻出三条筷子大小的金黄色的小蛇。

那人吓得大叫，我的妈呀，吊死鬼成精啦！

也是怪了，这时候我居然闻到了我父亲的气息。那三条小蛇翘起脑袋，对我点了点，然后有人指挥似的，一齐扭转脑袋，不慌不忙爬向墙角那个圆洞。

我嗅着我爹的气息，抖开那床被窝，竟是完好无损，弹性如初，暖意烘烘。那人说没有长虫，它早成老鼠窝了。长虫这玩意儿，神物哩，镇鬼来的。

我说你这嘴是怎么了，来回都有你说的，这破茅屋也闹鬼么？那人说，说是这么说，谁也没见过……不过，就是有你也不用怕，有三条小龙在此，百无禁忌。

现在我听到了父亲小便的声音，不，那是光阴之河在流淌啊！我的思绪浸洒在时光之河里，我又嗅到了三十年前父亲青春勃发的气息。我看见父亲在这屋子里领导革命运动，又看见父亲在这里和那个叫玉兰的女孩频频幽会，拥抱和接吻，随后父亲在这张床上一次又一次地梦遗，小屋里到处弥漫着那种甜腥的气息，那气息熏得父亲再也不能入眠。

父亲说，在金屯的那间瓦屋里，我接待的第一个人是笨篱。父亲回忆说，笨篱一进门先自报家门：吾者，姓徐名福堂，乃金屯六队会计是也。父亲吞儿一声笑了。父亲说请坐请坐。父亲发现，这个年轻人长相委琐，一脸猴气，然而表现出来的却是不卑不亢。父亲说，后来才知道，这个年轻人的绰号叫笨篱。

笨篱说，金工作员，鄙人奉队长之命，前来呈送社员文化程度登记册，请过目。父亲说，笨篱用一只手的两根指头将页纸头夹递过来，两只小眼也斜着我胸前的衣袋，期期艾艾地说，顺

便，顺便向您请、请教一个字……金工作员必定是大学问人？

父亲问他什么字。他就摸出一张纸片，又用两指夹给父亲，说，此字鄙人请教了金屯所有有学问之人，都是一愁莫展哪。

父亲说，那时候我的心也就一紧，要是不认识该有多丑气啊。谁知往那纸上一瞅，悬着的心就落下来了。

父亲说你真搞不清吗。他说有头发谁装秃子。于是父亲就直言相告。笱篱现出一副惊讶之态，说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

父亲说，笱篱立马对我谦恭起来。他说他只读到初小，家里出了事就不读了，要读，没准能考上大学，实际讲，咱这初小顶他们读初中的呢。父亲注意到，他不再说“吾”或“鄙人”了。父亲觉得这家伙挺有意思，便问他家里出了什么事，竟误了读书。他说他爹死了，他是老大，得挑起养活弟妹的担子。现在两个弟一个当兵一个在城里读中学，两个妹出嫁了，家里还有五口人——笱篱掰着指头：我妈我媳妇还有我的两个娃……

父亲大吃一惊，脱口而出：你可有儿子了？

笱篱笑说，老大都六岁多了，最小的也种上几个月了。

父亲说，你有福气哟。

他说，你呢，几个？

父亲说，婚结了，娃还没有。

父亲说了谎话。父亲来就注意了金屯的妮子们，父亲感到惊奇，这个滴水贵如油的地方，出落的妮子却个个水灵白嫩。父亲告诫自己，为了工作之便利，为了前途，你不能让人知道你还是光棍一杆。

笱篱说，那就可惜了，你看这儿的妮子们，敢说比你们城里妮子耐看，也不用担心被谁动过，百分之百的原封。你是不好享用了哇。

父亲说，笱篱高看我，把我当城里人了。

笨篱说，这儿的妮子们最好的特点是能生娃儿，最多能生18胎。父亲听了就笑。他说你别笑，例子我能举三天三夜。

笨篱说 现在金屯最好的妮儿是硯凹妹子，叫玉兰，外号叫面粉，庄里人都说，玉兰不嫁军官嫁干部，最蠢也嫁个“方向盘”（司机）。女人们见玉兰就唱：

玉兰玉兰你莫急
城里官人等着哩
坐汽车穿大氅，
腕上钟表明晃晃，
吃白面喝香油，
抱个娃儿白肉肉……

笨篱逗得父亲大笑，说你这个福堂，怎么乱扯起来。

笨篱敛住笑，说好了好了，不说妮儿们了，金工作员，跟你说正经事。

父亲说很好。笨篱说，你从上边来，生产队的事摸不准脉，我得给你提个醒儿，你不是要培养学毛著辅导员么，你不能只盯18岁以上有文化的，其实那也没几个，不过是读个初小啥子的，识那几个字早配饭吃完屙进茅坑了，再说他们都是棒劳力，队长也舍不得放松他们脖子上的套绳。你要抓十四五六岁的“半瓶子醋”，他们身子嫩，在队长眼里不值个三毛二分一，又刚下学，沾那点墨水还没随屎尿屙干净，好培养，易发动。

父亲说，你讲的很有道理，你可以推荐几个有培养前途的。笨篱就很高兴，从口袋里拔出一支钢笔来，就往一片纸上写，写不显，甩了甩，再写，仍不显。便骂：这狗鸡巴笔，玩难看哩，去球去球，想叫你露一手你不识抬举，打你进冷宫。笨篱把笔别

进上口袋，又取下另一支，对父亲说，这支是“大博士”，专门下账用。父亲问那支干什么用。他说专记人名，比如分柴分红薯……那是个坏笔，草头社员不配用“大博士”。他说他还有支“爱国牌”，是他丈母娘送的，在他媳妇的小匣里藏着。他走老丈人家，非得卡仨笔不可，否则丈母娘就不高兴。父亲说你丈母娘还挺认真啊。笨篱说可不，那叫身份。你们城里人不懂这个，乡下可讲究了，说卡一支是小学问，卡两支是中学问，卡三支是大学问。瞧不瞧得起你全看卡几支钢笔。我丈母娘认为我有大学问，我头次去她家卡两支，我丈母娘说，娃，凭你的学问咋卡俩，卡仨！再去我就卡仨了。回来又变成俩了。咋？我很认真地想了，还是卡俩好，卡俩最能表现咱谦虚谨慎，不烧。其实，金工作员，你才应该卡仨，为了革命，为了领导好运动，为了学好毛主席的光辉著作，你一定要卡仨！这不，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一支金星一支大博士。

笨篱变戏法似地从裤腰里摸出两支钢笔来，塞进父亲手里。

父亲感到既好笑，又有趣，疑疑惑惑地盯着笨篱。笨篱贼精，笑说，你别不信，当初“四清”的王队员只卡一支，工作很被动，后来卡仨，就顺溜溜的了，说一句就是金口玉言，人人都当圣旨办。

笨篱终于拟出了名单。他对父亲说，我念给你听听，我这字龙飞凤舞的，碍你眼呐。

笨篱清清嗓门，朗声念道：门栓、牛筋、洋蜡、屁篓、铁锅、面粉。他说积极分子不能多，多了就不显山不显水了，模范作用就不明显了。父亲说你念的都是绰号吧。笨篱说乡下绰号比大号响。父亲说我叫就不合适了吧。笨篱说恰恰相反，你叫他大号就不合适了，他还以为是学校老师叫呢，心里特烦特别扭啦。